



THE COUNCIL OF DADS

My Daughters, My Illness, and the Men Who Could Be Me

爸爸留给孩子的十个财富

人生免不了遗憾，万一没有机会陪着孩子长大，
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替我履行父亲的职责吗？

爸爸军团

[美]布鲁斯·费勒(Bruce Feiler)◎著

裴云 陈楠◎译

THE COUNCIL OF DADS

My Daughters, My Illness, and the Men Who Could Be Me

爸爸军团

[美]布鲁斯·费勒 (Bruce Feiler) ◎著

裴云 陈楠◎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爸爸军团 / (美) 费勒著 ; 裴云, 陈楠译 . —杭州 :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213-05870-7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1-2013-279号

I. ①爸… II. ①费… ②裴… ③陈… III. ①儿童教育—家庭教育
IV. ①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6325 号

上架指导：儿童教育 / 家庭教育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诚英律师事务所 吴京菁律师
北京市证信律师事务所 李云翔律师

爸爸军团

作 者: [美] 布鲁斯·费勒 著

译 者: 裴 云 陈 楠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 (0571) 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 朱丽芳 徐江云

责任校对: 张彦能 鞠 朗

印 刷: 菏城市京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mm × 965 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5.1 万 插 页: 5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5870-7

定 价: 36.9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 布鲁斯、琳达、伊甸和泰碧，海边 ◄

MY DAUGHTERS, MY ILLNESS, AND THE MEN
WHO COULD BE ME



► 伊甸和泰碧出生，第一张全家福 ◀

MY DAUGHTERS, MY ILLNESS, AND THE MEN
WHO COULD BE ME



► 布鲁斯、琳达、伊甸和泰碧，由于
化疗，布鲁斯的头发已经完全脱落 ◀

MY DAUGHTERS, MY ILLNESS, AND THE MEN
WHO COULD BE ME



MY DAUGHTERS, MY ILLNESS, AND THE MEN
WHO COULD BE ME

► 粉色公主泰碧和紫色公主伊甸 ◄



▶ 伊甸、泰碧和妈妈琳达 ◀

现在与过去
都可能存在未来

T. S. 艾略特

COUNCIL OF
DADS

目 录

MY DAUGHTERS, MY
ILLNESS,
AND THE MEN WHO
COULD BE ME

楔 子 001

| 伏笔 |

01 橙色“魔鬼鱼” 006

| 爸爸军团 |

02 20个脚趾和20根手指 013

03 噾耗 021

04 行者爸爸：杰夫和奶牛 028

05 20又三分之二世纪和我的祖父 039

06 化疗 047

07 做自己爸爸：马克斯和人字拖 054

08	我和我的爸爸	063
09	挑战	073
10	梦想爸爸：大卫的墙	079
11	创造回忆	087
12	手术	095
13	老朋友爸爸：本和我俩的小蝌蚪	101
14	外祖父的墓志铭	111
15	好消息	119
16	好奇爸爸：充满疑问的第二个本	127
17	最后的旅程	138
18	最难熬的一年	147
19	创造力爸爸：约书亚的彩虹	155

|尾声|

20	放手去做吧	164
21	明朗	173
22	和乌龟一起去散步	181
23	拥抱怪兽	190
附录 爸爸给女儿的十个财富		197
译者后记		200

|楔子|

MY DAUGHTERS, MY ILLNESS, AND THE
MEN WHO COULD BE ME

亲爱的各位：

我想你们大概都已经知道了，我的左侧股骨里长了一个约 18 厘米大的肿瘤。那天下午，我在曼哈顿约克大街上徘徊的时候，接到了癌症的确诊通知。我就近找了个路边的台阶坐下，开始打电话给琳达告诉她这个坏消息，接下来通知我的父母，不知不觉间，我发现我已经泪流满面。我勉强起身，去买了一副拐杖，跌跌撞撞地走回家，一头倒在床上，愣愣地盯着天花板发呆，想着自己的人生从此将天翻地覆，就这样，足足几个小时动也没动。

然后伊甸和泰碧跑了进来，两个人咯咯笑着跑去照镜子，表演几个月前她们刚满 3 岁时自己编排的舞蹈，那风格算得上是做游戏、跳芭蕾和健身操的综合产物。她们笑着、闹着，疯狂地转着圈儿，越转越快，越转越快，最后跌倒在地，嘻嘻哈哈地滚作一团，像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一对宝贝儿。看着她们，我再也没办法控制自己，整个人发

起抖来。我没法想象自己竟然可能缺席她们的人生。我要陪她们一起散步；要去欣赏她们的芭蕾表演并大声叫好；要帮她们完成手工作业，哪怕搞得一团糟；要对她们的小男朋友挑三拣四，摆摆老爸的威严；还有，还有，要像每个送女儿出嫁的父亲一样，挽着她们的手走过幸福的红毯。这一切触手可及的幸福，现在竟然都化作了泡影。

接下来的几天很混乱，眼泪、深夜长谈、医生会诊和保险谈判，混杂着决心、希望和恐惧，所有东西都交织在一起。很快，我看清了摆在自己面前的 3 个选择：1. 丢掉一整年（接受治疗）；2. 丢掉一条腿；3. 丢掉性命。

说实话，在整个过程中，我始终觉得自己能够应对。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我迄今为止的生活都是充实和圆满的。我曾经周游世界，还写了 10 本书。可以说，我并没有虚度人生，我很平静。

还有琳达。我觉得她也会没问题的。当然，她不得不一个人承受许多痛苦和麻烦，但总有一天，我相信她会重新找到充满快乐和激情的幸福生活。

可是，伊甸和泰碧怎么办呢？每每我忍不住想象，失去了父亲，她们的生活会变得多么糟糕。她们会不会对我的人生感到好奇？她们会不会揣测我的想法？她们会不会苦苦期待，渴望得到我的认同、我的指导、我的爱？她们会不会想要听到我的心声？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我突然惊醒，脑袋里冒出了一个主意，这也许能为女儿们重现我的心声。我写下了6个男人的名字，他们来自我人生的不同阶段，从童年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他们是最了解我的男人，和我分享同样的价值观，指引我、帮助我找到真正的自己。他们和我一同读万卷书，一起行万里路，共同经历了这人生的苦与乐。

他们懂得最真实和最完整的我。他们明白我的心声。

于是那天早上，我开始试着写下这封信。

我相信女儿们的一生中会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和鼓励。我相信她们会得到家人的体贴照顾，会有温暖幸福的归宿，会彼此相亲相爱。但她们的生活中可能永远没有我的存在，她们可能永远无法享受到父亲的陪伴。

你们愿意替我做她们的爸爸吗？

你是否愿意聆听她们的细细倾诉？你是否愿意解答她们的无穷疑问？你会不会定期领她们出门去餐厅大吃一顿？你会不会参加她们的足球赛？你会不会耐着性子看她们来来回回跳芭蕾？等她们大一点了，你可不可以偶尔小奢侈地宠爱她们一次，就送一双新鞋，买一个新手机，或是来点什么我现在根本想象不到的新鲜玩意儿，怎么样？你会给她们提供人生建议吗？你会像我一样严格要求她们吗？你会在她们有麻烦的时候为她们排忧解难吗？然后，等她们慢慢懂事了，你是否愿意偶尔邀请她们去参加你的家庭聚会？你是否愿意把她们介绍给能让她们梦想成真的人？你是否

愿意告诉她们身为人父的想法和考虑？你是否愿意告诉她们，能够成为她们的父亲是多么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

你们是否愿意，替我倾诉我的心声？

就在那天早上，我躺在床上想着这封信，一面希望自己没有吵醒琳达，一面忍不住颤抖哽咽。我打定主意，要成立这个“爸爸军团”。

“爸爸军团”里包括6个男人。他们每个人都很忙，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生活挑战，不过如果他们齐心协力，也许就能代替我承担起父亲的责任。

当然，我希望自己能早日康复，和家人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但我也希望，不管自己的病情最后如何，这个“爸爸军团”都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你们每个人都像一扇灵魂的窗户，我希望女儿们能够通过你们去认识这个世界，也希望她们可以通过你们来认识我。

我更希望，女儿们能够通过这个为她们而成立的“爸爸军团”认识真正的自己。

我知道，这样的请求对你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压力和负担。我并不是自私地想要你们为此投入自己全部的时间、精力和感情。只要时不时地给她们几句贴心的话语、几个手势、一扇敞开的门、一个温暖的拥抱，这就足够了。她们会明白，你们永远会陪在她们身边，你们永远都会是她

们的指引和依靠。

而你们每个人的话语，都倾诉着我的心声，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尽管写下这些让我感到很痛苦，不过说实话，在这个特殊时期，这个异想天开的念头确实给我和琳达带来了几分安慰和鼓励。这些年来，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人生经验，一想到女儿们也有这样的机会，就觉得很宽慰。更别提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会因为这个主意而越来越亲近，那有多好啊。能够邀请你们成为“爸爸军团”的一员，我们真心感到非常荣幸。

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这个“爸爸军团”将会代替我，成为她们的父亲。

爱你们的，

布鲁斯


01

橙色“魔鬼鱼”

MY DAUGHTERS, MY ILLNESS, AND THE
MEN WHO COULD BE ME

小时候，我有一辆橙色的自行车，是施文公司生产的“魔鬼鱼”。它的车座是流线型的香蕉座，前轮小，后轮大，车把很高。因为这种车的把手比车座高出许多，骑车的人看起来总像是伸着胳膊的猩猩，所以也被叫做“猩猩把”。这款自行车模仿改装车的设计，在1970年的美国算得上是最流行的款式。正好我快满5周岁了，父母就提前把它送给我做生日礼物，那可是我最值钱的家当了。

不过没想到的是，有一天它差点要了我的命。

那时候我们家刚搬到佐治亚州的萨瓦纳市南部，那里所有的街道都是以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的将军们的名字命名的，比如约翰斯顿、麦克罗斯、厄尔利、斯图亚特等。从这点可以看出来，尽管南北战争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萨瓦纳市民们依然觉得应该用这种方式予以纪念。因

为这说明他们虽然失败，却从未放弃自己的尊严，而是坚持抵抗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那时候，我家住在李将军大道 330 号，一座由我父母临时搭建的泥灰房里。

有天黄昏，我和朋友斯科特·萨特里骑着自行车在附近探险，发现在皮克特环路靠近约翰斯顿街的位置，装饰着一排木兰花，别的街上可没有这个。我们发现了新大陆！得赶紧绕过去仔细看看！

于是我和斯科特沿着交通繁忙的哈勃山姆大街一路骑车狂奔。由于这条双车道通行的公路将小区一分为二，我们不得不绕个大圈才能转到反方向去。这时，我灵机一动，何必非要浪费时间从李将军大道拐回去呢，只要直接在哈勃山姆大街来个 180 度掉头不就得了？于是，看着斯科特骑着车晃来晃去地转到了李将军大道，我立刻灵活地在哈勃山姆大街上就地掉头（哈哈！斯科特永远也发现不了我的秘诀！），然后只听得一记尖锐的刹车声——我被一辆迎面开来的轿车撞飞了。

“砰——”

“魔鬼鱼”被撞得一塌糊涂，飞了出去，我本人也差不多散了架，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出去。下一秒，我落了地，整个人压在路中间的黄色标线上，后脑勺还能感觉到路面上残留着太阳晒过的余温。住在街角的波利·梅丁从自家车库冲出来，跑到我身边，我能感觉到她的影子挡在我面前。“安迪！安迪！”她尖叫着，喊着我哥哥的名字，“你没事吧？”

“我是布鲁斯。”我刚说完这句，就昏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动弹不